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
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

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

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碩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
誨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家語曰宓子賤為
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常有言部亭

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
部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

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

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

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
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
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

茂不為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

數年教

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

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

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

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

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

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

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奉有僕射一人中興

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

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

乃下

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

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閭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

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

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襖

具謂之襲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

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

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琅邪郡不具縣

崇卒子琴

嗣

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

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

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

時

○劉敞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湏時字也

休字子泉哀帝初

守新都令

新都縣也屬南陽郡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

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

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虓虎

怒也詩曰闐如虓虎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

字書曰倥偬窮困也

嬰城言以城自嬰繞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

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斷斷猗

無他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

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

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

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

校報也鄰近也

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傳

弟丕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

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

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筦之法以窮工商故曰

權數

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

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

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

魯詩

高祖時魯中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

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喜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

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

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喜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

與音豫

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

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

問

貫寬貸也音時夜反

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寔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瞿音久住反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

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

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

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

甚嘉之

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年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

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

章帝崩也

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

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

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檀弓曰魯

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

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

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

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

上天之祐

史記古公脩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

殺人父子予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

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

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繯也

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

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

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吉已

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

來附而吉也○劉敞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為它注文甚明

夫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

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

永平

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人為庶

白山之難不絕如縆

白山即天山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

艱危故曰如縆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縆也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

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

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

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度音大各反

使者在道分

部督趣

趣音促

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

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

劉

攷曰紫文
恩當作思

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

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
家法學者曰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

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
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

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

開恩信

說文曰以財相賕曰購

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

漢補博昌尉

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

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

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

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

年代呂蓋為司徒

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苑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

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

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

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

復代梁鮪為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

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

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

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

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

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

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

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

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

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

上逆時氣下傷農

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

也本多作

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

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以夏至之

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名考掠

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

冗散也

今始夏百穀

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

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

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行秋令

則草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也大

陵星名春秋合誠圖
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

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
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
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
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
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
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
候及

星辰昏旦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夏

皆夏時也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曰故曰殷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

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

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

莖草根也莖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陰在上地

凍水冰陽氣否陽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為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

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

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

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

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

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

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

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

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

獄緩死

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

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

故事

報因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

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

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

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

公之辟乎

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

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

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

孳孳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游

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

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

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

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學官

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

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

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

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人脩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

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

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暮後坐稟貧

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

續漢志曰秩六

百石無員

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

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韞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

甄別也

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

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權秤也衡秤衡也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

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

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

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
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戒也顯

周公箕子之所陳

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

書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

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

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

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於芻蕘也

既顯巖穴以求

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

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為

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五卒

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鉤

世有禮義霸少喪親

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
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
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
人短言者懷慙諧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
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
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
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
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

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執利之事也角隅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

帝時為司徒

崎音丘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

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

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

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冀也

時京師地震特

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拜

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

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

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

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

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

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

講華光殿

洛陽宮殿薄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

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

漢官儀曰

許訓字季師平輿人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

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為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

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

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

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

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

須史遣人視奴疑必自殺碩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

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

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

巾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以事上聞封遼鄉侯六百戶

遼音錄

中平

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列

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雄也

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五十七

詳校官侍講

臣

王燕緒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

臣

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

臣

汪錫魁

謄錄監生

臣

沈 侯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六

宋

宣城

太

子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

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

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

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

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

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更

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

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

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糲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

五十糲率三十一斛
粟得六斗米為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

幹主也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

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

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

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

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邶伐崇見史記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

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

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

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崇侯倡紂為無道故伐焉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陞

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
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
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
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
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
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
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
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

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碩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

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

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顛沛猶是歲奏僵仆也

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

蒸祭高廟

冬祭曰蒸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

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

國

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

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

哉

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

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

原

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

吏人畏愛

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

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

容貌堂堂國之光暉

堂堂盛威儀也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鬚髮

厲志白首不衰

髮謂童子垂髮也髮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

足以光示遠人

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豆反

古者選

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

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
藩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

石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贛不足以知宰

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

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

通達國政允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

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劉放曰案正

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頗為

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

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曰

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

送喪修家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

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

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

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

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

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

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

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

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

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

曹操弒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建武

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
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
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弑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
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
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

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

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

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脰五校莫不摧

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

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

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

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

校即時皆降

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

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

詣闕

上書獻鰓魚

郭璞注三蒼云鰓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鰓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

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鰓魚音步角反

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

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

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

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

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

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兗豫未決

兗音以今反

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

留隆與其守二州隆不聽

二州青州徐州也

求得反命步遂執

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

言罪大也

受

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

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

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偽反

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

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

時武帝蘇

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具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卧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

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

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為郎

中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

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

太子舍人

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

霸矜嚴有威容家累

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

春秋為元都講

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

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

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

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

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

王莽傳曰置執法左

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

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

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

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

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荊州刺

史費遂齋璽書徵霸

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

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

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

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
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
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
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

家舊制丞相拜曰封為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厭音一
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

禮

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

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

王音肅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

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

於陵縣名屬濟南郡

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

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

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

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

封桐邑侯

桐音洵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

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

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幾音祈洽決洽也
幾近也前書班固

曰谷永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決洽
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

於是召譚拜議郎給

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

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

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

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

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

好濫淫
志也

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

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

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及猶繼也

弘當讌見

○劉放曰案文

當合作嘗

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筴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

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

言無罪狀可據

數年

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

為東平王蒼曾

孫端相也

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

外仍統軍實

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墮軍實

懷柔異類莫匪

嘉績戎車載戰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

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怛其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

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

其令將相大夫會葬

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

詩國風曰羔羊

之皮素絲五綖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稱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

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

故惠公造次

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

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

本也根猶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

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矣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

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

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

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繩墨謂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

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

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

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

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

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緝叶也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

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

東園梓棺賻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

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

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

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

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

三公服衮畫為龍龍首衮然故言龍衮詩曰

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雒

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

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
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
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

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
衮冕黼

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
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

上公
九旒

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

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

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

東觀記偃為黎陽令

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

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計算術也

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

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

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

反音幡

勤乃率

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

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

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

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閭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

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

崇山

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黃鉞一

下無處所

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

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

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

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

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

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

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

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
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

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

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

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

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

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

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

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
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帝悼惜之使者

弔祠賜東園祕器賻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

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

平陽主明帝女

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

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

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紫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

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攽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傳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

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

頭也

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

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憲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

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繭栗

即除為郎中行

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
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
力勉之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熹比之

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

出關更始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
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
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
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
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

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

風俗通曰俗說

鹿車窄小載容一鹿

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

免既入丹水

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

遇更始親屬

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

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

熹見之悲

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

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

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

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

通以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勅憲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

人通利道路憲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况上許之

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

欲內憲憲乃告壁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

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奏憲才任理

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

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并兼為人所

患憲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

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

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
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
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
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
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
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

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
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
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
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為久長規

規謀

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

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令

也盡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

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
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
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
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憲乃表奏謁者將護分
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
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
事不實免

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

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

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意內典宿衛外
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
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親
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
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
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
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

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

授

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

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

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邑成為大鴻臚十一年

代鮭陽鴻為大司農

鮭陽姓也音胡佳反

是時顯宗方勤萬幾公

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

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

恭為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

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為太尉與憙忝錄尚

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

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贈恩

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傳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
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
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
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
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
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
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

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

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
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
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敦行為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

孝經緹
之文也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
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

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
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

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椎也鍛鍊猶成熟也
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

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

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鍊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先不

可純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十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

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二帝光武明帝也

又置官選職不必

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

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

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

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

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

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

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

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

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
文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為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

功也

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往時楚獄大起故

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

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

輩類也

又御史外遷動據

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

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

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

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

艾

禮記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

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

二十萬

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

永元元年卒詔尚

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

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

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

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

平輿縣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

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

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

躋升也

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

宿留待也宿音秀留

音力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

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

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久待

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

明之貌也眩音
縣督音亡溝反

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

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

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
故城在今益州成

都縣
東南

甘陵陳二縣令

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
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

政甚有

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

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

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

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疾歸乃入

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

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

敦猶逼也

靈帝即位中常侍曹

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

假借

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

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

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彊四

代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

巾幅中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

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

左校署名屬將作也

又後妻驕恣

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

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大尹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

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熹政多迹彪明理

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後漢書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
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遯深山

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

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

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

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光武特詔御史中

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

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苛細草也

秉性

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

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

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帘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

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

解帷後帳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

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

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兒為擔今江淮人

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劉攽曰案除文敏當作愍除

子彪為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立菟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

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也

三輔以為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

儀表萬邦

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

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

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

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

門軾路馬

路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

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軾路馬鄭玄云所以廣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

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

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

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

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

郭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

舍

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

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

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

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

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

子周急不繼富

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

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其墮嬾者恥不致丹

皆兼功自厲

嬾與嬾同音力亶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

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

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

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

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

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

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

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

東觀記曰丹怒

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

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賴上人嘗與鮑

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瑯琊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

其終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泚水之上蕭育

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之者

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

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時稱病不仕教授

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
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
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
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徒直在位恭
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自田中歸東觀記曰恢
徒跣曳柴恢
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

掾無書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

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

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

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

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

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

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

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

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真偽之跡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

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謂斯不偽矣猶

介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

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

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

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

通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玩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為郡吏王莽

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

逡音七倫反

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

褫解

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

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

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

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

媿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

以為持書平

○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

留平字也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

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

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

蓋伯夷叔齊恥

食周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

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

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

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興嘗師事

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
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
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
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
帝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

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

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後代王良為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

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

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

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

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

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宜增科禁以

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

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

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耻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

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斷

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彫而為樸號為網漏吞

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

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

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

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

焉

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

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傳從駕南

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唯林守

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

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

之
明年代丁恭為少府

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二十二年復為

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

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

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

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

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

論語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孟

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

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

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

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

產業

鬻賣也

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

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

乞人也

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續漢志曰

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

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

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

闕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

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衰

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

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

建武二

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

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

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

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

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

今功

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黃堂太守

之廳事

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
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
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
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
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
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

可

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
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
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
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邱之封

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

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
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
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
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邱至今不失寢邱
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

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

東觀記曰良歲為郡議曹掾

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

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終望曰議曹情竅自無終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鰕魚百

枚也

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

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

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

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

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言雖耄耄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

師法

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

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

絕猶極也

私慕公叔同升

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

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乘愚瞽犯冒

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

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

考試

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見前

書

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

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

鉤留也

詔書譴

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

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

由是而弛

弛廢也

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邱長

即邱縣名屬東

海郡即左氏傳之祝邱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

後遷司徒長史

哀帝改丞相為大司

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

旨偶俗以徼時譽

希猶瞻望也

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

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

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

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

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

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

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

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

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

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
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
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
有威容者

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帝

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
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

十萬

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

東觀

記曰兄仲為縣游徼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為傭歲餘

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

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

至

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

賑給之

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

令譙將詣門

譙詐也

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

濮陽

今濮州縣

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

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

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

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曰

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

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

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

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章厥有常吉哉

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

也尚書咎繇謨之言

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

羊酒顯茲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

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

明年帝東巡

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

祿每月七十石

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

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

子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

隱猶靜也約儉也

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

受業者百有餘人

建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

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徵

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

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

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土簋歡土銅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

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

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

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

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傳日

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

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宜一切削

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

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

食用瓦器也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

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

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

之衣貧者所服

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

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

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

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

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

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

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

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 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

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

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

將軍

劉放曰案文少一事字

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

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

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

賊有功封郡侯

郡音鑑眉反

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

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

為京兆郡丞

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

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

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

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

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

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

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

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

隙以成千鈞之讐

睚眦解見竇融傳三十斤為鈞言其重

人在塗炭各不

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

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

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凶也不

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

倅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

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

不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
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

黜

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

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

鵠髮白髮也

少卿致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卷五十七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臣會

汾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

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會朱註至今莫辨

今此傳注宋本尚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